



同濟大學 1907-2017
Tongji University



赛珍珠翻译风格研究

董琇 著



同濟大學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提 要

赛珍珠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中文是其母语之一。本专著从其代表性译作《水浒传》着手,从四字格翻译、谚语翻译、诗歌翻译、人名翻译等八个方面将赛珍珠译文与沙博理译文、登特杨译文和杰克逊译文进行抽样分类对比,提炼总结赛珍珠的翻译风格特点。同时从中国文化的熏陶、中国传统哲学的作用、个人语言能力的条件三方面探究其翻译风格形成的原因,并从具体个案出发提出了“译者风格的球体量化模型”。

本专著既可作为英语专业本科生鉴赏中国古典小说英译、提高翻译实践技能的参考书,也可作为英语专业研究生进行翻译研究,特别是“译者风格研究”的专题读物,也适用于对文学翻译、《水浒传》和赛珍珠感兴趣的读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赛珍珠翻译风格研究 / 董琬著.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5608-6659-8

I. ①赛… II. ①董… III. ①赛珍珠(1892—1973)
—文学翻译—研究 IV. ①H059 ②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0409 号

同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

赛珍珠翻译风格研究

董 琬 著

责任编辑 马继兰 责任校对 徐春莲 封面设计 陈益平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60 000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6659-8

定 价 42.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赛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是一位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作家,是一位把《水浒传》推向世界的翻译家,是一位呼吁人类平等的发言人,是一位争取和平的活动家,是一位国际领养机构的发起者。她曾被历史学家詹姆斯·汤姆森称为自13世纪马可波罗以来描述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西方人。1932年,籍其“对中国农民生活进行了史诗般描述”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赛珍珠成为第一位获得普利策小说奖的女性。1938年,由于其创作、翻译等诸多作品的杰出成就,赛珍珠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她也是作品流传语种最多的美国作家。

赛珍珠以中文为母语之一,出生四个月后来中国,直到四十三岁才回到美国。她说,“我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生长——一个属于我父母,狭小的,白人的,长老会的美国人的世界;另一个是广大的,温馨的,欢乐的,中国人的世界。两者之间并不相通。”赛珍珠具有双重文化身份,一生饱含丰富的中西文化经历,对于不同文化的共通之处、差异之处有着深刻的认识,对于异质文化冲突的解决方式及意义也有着独到的见解。她的主要作品以《四海之内皆兄弟》(即《水浒传》译本)开始,以《天下一家人》结束,证明她的翻译、作品始终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即求同存异,天下一家。她具有主动促进中美文化交流沟通的强烈意识和执着精神。

赛珍珠是中国文化的深刻同情者和积极译介者,尼克松总统称她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一座人桥”。她珍视土地上农民和普通百姓的巨大力量,赞赏农民的品质。她始终不懈地通过翻译、创作和日常民众交往向美国乃至世界介绍、宣传中国的文化习俗、风土人情以及中国老百姓身上的优良品质,为中美文化的交融创造条件、建立机制。这种朴素真实的情愫、孜孜以求的态度和特立独行的人格集结于一位优雅而又坚韧的女性身上,不禁令人心生好感。假设我和赛珍珠直面对话,将不是持着一种对于名作家、名翻译家的仰视,而是一种自然的亲近。她不是神话了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是一位生活在我们中间的女性,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偏好倾向。

但是,中国人、美国人都曾经对这位中国文化的友好使者有所误解,曾有一段较长的时期,对于赛珍珠的负面评价多于正面评价,对其创作、翻译的批评多于赞

赏。在国内,对于其译作《水浒传》,长期以来“死译”“误译”的论调一直影响着人们,以致后人对赛珍珠的评价沿袭了从概念到概念的批评,极大地妨碍了对赛珍珠的全面认识与客观评价。直到近年,这种情形才有所改观,出现了一些较为客观评价赛珍珠翻译及其本人的论文、专著。正是如此,着眼于其翻译风格探源的译者整体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我2006年开始着手对其代表性译作《水浒传》进行分析研究,总结她的翻译风格,力求为其进一步“正名”。本专著放眼整体,本着历史批评观,将研究方法建立在因果模式基础上,多角度地对比平行译本,并将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在参照系中探究译者的风格,立体多元地寻求赛珍珠翻译风格形成的历史文化因素和个人因素。基于具体个案的探究,我尝试性地提出了“译者风格的球体量化〔 〕”,以期开拓译者风格研究的视野。客观上,赛珍珠的译本《四海之内皆兄弟》起到了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宣传中国文化的作用。翻译也是一种叙述,叙述的方式就是历史和意识形态的体现。

目前,对于赛珍珠的评价愈加趋于真实,人们的关注度又有所提高。2015年8月,改编自赛珍珠一生经历的百老汇舞台剧《春江花月夜:赛珍珠》在纽约林肯艺术中心·寇克剧院全球首演,连续公演四天,反响十分热烈。2016年6月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帝国剧院闪亮登场。目前在中国的南京等城市陆续演出。中美携手制作,传达东方文化之美。

本专著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修改完成的,它的完成离p 上海外国语大学冯庆华教授的悉心指导和无微不至,先生的鼓励引领我一路走来;还要感谢南京师范大学姚君伟教授为我提供了“2008 镇江赛珍珠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资料以及相关支持帮助;同时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副秘书长裴伟老师,慷慨地与我分享他的赛珍珠研究资料。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美国赛珍珠国际组织的总裁珍妮特·明泽(Janet Mintzer)女士和曾任宾州巴克县赛珍珠故居博物馆馆长的唐纳·罗兹(Donna Rhodes)女士,她们欣然接受了我分别长达九十分钟的采访,并同意我现场拍摄录像,十分配合,详尽地回答了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使我对赛珍珠的翻译、创作及生平有了更为深入、全面、真实的了解,这样的一手资料实属难觅。她们真诚地欢迎我今后再来。珍妮特还赠送了赛珍珠的小说和2008年在镇江召开的纪念赛珍珠获诺贝尔文学奖70周年暨镇江市国际友好交流大会的重要资料,为我提供了中国赛珍珠研究的知名专家教授的联系方式。陪à 参观赛珍珠故居博物馆的退休中学教师查尔斯·施奈德(Charles Snyder)向我详细介绍了赛珍珠故居

每一处背后的故事。此外,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学期间的琳达·荣恩(Linda Rohne)等几位美国同学,几次建议、敦促我去赛珍珠故居博物馆参观。

本专著的完成也离不开关注赛珍珠的诸多前辈学者的研究和启发,因为篇幅有限,无法一一道明、致谢。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准确之处,也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董 琇

2016年8月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机缘巧合:绪论 /1

- 第一节 研究动机 /1
- 第二节 研究目标 /3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范围 /4
- 第四节 研究意义 /6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7

第二章 东西双视:赛珍珠的双重文化身份 /8

- 第一节 赛珍珠的双重文化身份及起源 /8
 - 一、赛珍珠特殊的文化身份 /8
 - 二、赛珍珠文化身份的起源 /10
- 第二节 双重文化身份对赛珍珠的文学成就及对人类贡献的影响 /16
 - 一、赛珍珠的文学成就 /16
 - 二、赛珍珠的爱心事业 /18
- 第三节 双重文化身份对赛珍珠内心世界的作用 /20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22

第三章 毁誉参半:东西方对赛珍珠作品的评价 /23

- 第一节 前人对赛珍珠创作的评价 /24
 - 一、国内评价 /24
 - 二、国外评价 /29
 - 三、对赛珍珠作品的总体评价 /32
- 第二节 前人对赛珍珠翻译的评价 /35

一、国内评价	/35
二、国外评价	/39
第三节 本章小结	/42
第四章 务真求实:《水浒传》赛译与沙、登、杰译多元对比	/43
第一节 四字格翻译	/45
第二节 谚语翻译	/52
第三节 诗歌翻译	/56
第四节 人名翻译	/57
第五节 习俗翻译	/70
第六节 服饰、兵器翻译	/78
第七节 书名翻译	/82
第八节 赛误译处	/84
第九节 本章小结	/84
第五章 有情有状:赛珍珠翻译风格多元探源	/88
第一节 耳濡目染:中国文化对赛珍珠的熏陶	/88
一、与中国文化的近距离接触	/88
二、庞德、艾略特和斯诺的感染	/91
三、赛珍珠的“文化相对主义精神”	/94
第二节 潜移默化:中国传统哲学对赛珍珠的作用	/102
一、儒学思想对赛珍珠人生理念的作用	/103
二、儒学思想对赛珍珠翻译活动的作用	/107
三、儒学思想对赛珍珠淡定从容面对批评的影响	/108
第三节 得天独厚:个人语言能力的条件和基础	/110
一、赛珍珠超凡的汉语能力	/110
二、赛珍珠出众的英语能力	/112
三、赛珍珠译文的接受性	/114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16

第六章 标新立异:译者风格的球体量化模型 /118

第一节 译者风格的球体量化模型的基础 /118

第二节 译者风格的球体量化模型的构建 /122

第三节 译者风格的球体量化模型的意义 /125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27

第七章 别有洞天:结论 /128

第一节 本研究的发现 /128

第二节 本研究的启示 /130

第三节 本研究的局限和发展空间 /133

附 录 /135

附录一 《费城调查者报》2008-10-16 /135

附录二 《费城调查者报》2008-10-23 /137

附录三 采访美国宾州巴克县赛珍珠博物馆馆长唐纳·罗兹女士
(2008-11-14)(英语原文和汉语译文) /139附录四 采访“赛珍珠国际”组织总裁珍妮特·明泽女士
(2008-11-14)(英语原文和汉语译文) /155

附录五 维欣(Gwei-Hsin W. Ho)女士致赛珍珠的信(1940-01-31) /167

附录六 赛译本中出现的“This Humble One”词语组合统计列表 /168

附录七 赛珍珠对宋先生寄送《水浒传》原著插图影印件的感谢信 /183

参考文献 /184

后 记 /193

第一章 机缘巧合: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

对笔者来说,选取赛珍珠的翻译风格作为研究对象,从初期有意向开始就是一个“一经选择、从一而终”的坚定深化过程。虽然预计到了研究的复杂性,但是从未在困难面前犹豫退缩。或许这一研究课题的选择就如同赛珍珠对《水浒传》这一翻译题材的选择一样,似乎出于偶然,实则充满了必然性。

最初了解赛珍珠还须从刘宓庆教授组织教师编书说起。2006年,刘宓庆教授开始在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担任特聘教授,笔者时常向他请教问题。经过几次关于翻译、文化问题的交流之后,2007年初,他决定带领包括笔者在内的四名教师一同编写《西方名人谈中国》一书¹。笔者选择了三位堪称“中国通”的外国专家,其中一位即赛珍珠女士,获得了刘教授的认可和赞许,他特别指出赛珍珠这个人物在书中必不可少,可见刘教授对赛珍珠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作贡献的评价是积极正面的。虽然彼时笔者对赛珍珠的了解仅限于浮面,然而研究兴趣正是从此发端。之后,笔者的博士导师、多年研究《红楼梦》英译的冯庆华教授启发笔者不妨对另一部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的英译作对比研究,而《水浒传》最早的英译本恰是由赛珍珠完成的,《水浒传》又是她的主要译作。由于对赛珍珠的生平背景已有所了解,笔者欣然选取赛珍珠的翻译风格作为研究主题。此后的研究道路更证明了这一选择的正确性和必然性。

2008年,笔者成功申请到位于费城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访学机会。去后不久,在图书馆研读《赛珍珠传》(*Pearl S. Buck: A Cultural Biography*)一书时,得悉该书作者彼得·康(Peter Conn)先生就是该校英语系的教授,又了解到

¹ 后来该书未能编写。

赛珍珠故居正位于离费城不远的巴克县,此乃机缘巧合。同年10月,笔者接连两次在《费城调查者报》(*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上读到关于赛珍珠的文章。10月16日的报纸上,有一篇题为《中国纪念赛珍珠:〈大地〉开花结果了》(*China is Paying Homage to Pearl Buck. 'Good Earth' Bears Fruit*)的通讯,报道了“赛珍珠国际”组织的成员在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70周年之际前往中国,参加2008年10月赛珍珠镇江纪念馆的开馆仪式。文中说,镇江博物馆的建立是中国重新承认赛珍珠的标志。她曾经为数百万计的美国人描绘了中国这个“大地”,然而她的作品在中国长期遭禁。美国的这些来访者正在为赛珍珠“正名”,虽然她已无法看到中国对她现在的重新评价(参见附录一:《费城调查者报》,2008-10-16)。文中引用了赛珍珠国际董事会成员卡罗·沃特森(Carole Watters)的一句话:“赛珍珠仍然在这里,她的作品仍然在这里。”在1972年赛珍珠被禁止重返中国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国掀起了对赛珍珠本人和作品研究的新热潮,在她的中国故乡镇江开设一座纪念馆介绍宣传她的生平与作品正是一个有力的证明。美国的“赛珍珠国际”组织成员前往中国访问两周,进行“踏寻足迹之旅”也是美国重新认识赛珍珠的重要迹象。

根据“08 镇江会议纪要”,美国“赛珍珠国际”董事长、总裁、总部代表及其驻韩国、泰国、菲律宾、越南等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办事处董事、代表,赛珍珠国际文化交流团,日本津市、仓敷市代表团,德国曼海姆市代表团,美国驻华外交使节;我国中央、省有关部门领导,海内外学者、专家等300多位中外嘉宾应邀出席大会。《费城调查者报》的报道中提到“赛珍珠国际”组织总裁珍妮特·明泽(Janet Mintzer)女士认为日益开放的中国“慢慢开始认可赛珍珠了”。珍妮特·明泽、赛珍珠国际基金会董事长普莱斯勒、当时的美国驻沪总领事康碧翠女士、江苏省文联主席顾浩、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陈永龙都出席了大会。他们一同参加了赛珍珠镇江纪念馆的开馆仪式。一周后该报的另一篇报道中说:“开馆仪式之外,除了中国当地的学者,还有150名来自美国、越南、韩国、中国台湾和菲律宾的赛珍珠的拥护者在2008赛珍珠作品研讨会上畅抒己见。”镇江市和江苏省政府的领导都全心全意地支持赛珍珠纪念活动,镇江重修了赛珍珠童年的住所。在庐山,赛珍珠父亲曾经讲道的教堂也将被予以修复。学者们赋予她的作品以新的意义。

笔者感到了一股巨大的动力,深感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在中美两国乃至世界重

新认识赛珍珠的新纪元将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回到中国前,笔者申请加入“赛珍珠国际”,成为正式会员,这将激励笔者更深入地研究赛珍珠,继承赛珍珠的遗志,严谨治学,救助他人,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胸怀宽厚待人。

回国之后,在与珍妮特总裁联系后,笔者得知赛珍珠的小说《大地》的原稿将于2009年3月在她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故居展出。她一生写了七十多本书,许多都是畅销书,但最为著名的还是《大地》,该书描述了中国革命之前农民王伦和妻子欧兰在土地上挣扎生活的状态。《大地》在中国南京完稿,而原稿1966年在赛珍珠美国的家中神秘失踪,美国联邦调查局随后介入调查但没有结果。2007年6月,赛珍珠雇用了25年的一名已故秘书的女儿称在自家地下室的一个衣箱里发现原稿。这部美国经典文学作品原稿在失踪40多年后首次公开亮相。“赛珍珠国际”组织的成员认为赛珍珠的秘书是为了保护赛珍珠的这一艺术珍品,不让那个走进赛珍珠晚年生活的年轻舞蹈教师西奥多·哈里斯(Theodore Harris)染指。经过协商,布克家庭财产委员会同意将手稿借给“赛珍珠国际”,从2009年3月起展出6个月。

第二节 研究目标

顺应时代要求,在中美两国重新认识赛珍珠在两国关系中的作用、在历史上的地位时,更有必要重新认识赛珍珠作为翻译家的地位和赛珍珠翻译作品的价值。

赛珍珠是把《水浒传》推向世界的第一人。1933年,《四海之内皆兄弟》由纽约庄台公司(The John Day Company, New York)出版。赛珍珠翻译《水浒传》之前,曾经将几本中文短篇小说译为英文。其中一本叫《古人群》(*The Clutch of the Ancients*),发表在《中文录音机》(*Chinese Recorder*)1924年8月刊上,讲述一名男孩向往接受教育、从事现代化职业,遭到父亲打骂,不得已放弃而听从安排。

基于《四海之内皆兄弟》是赛珍珠翻译的代表作,篇幅长,近57万个英语单词,而她翻译的其他短篇小说影响力较小,目前又无法寻得,本书以该译作为代表,探求赛珍珠的翻译风格。本书使用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将《水浒传》的赛珍珠译本与沙博理、登特杨和杰克逊的另外三个译本进行横向对比,分析赛珍

珠的翻译风格;同时通过在美国采访赛珍珠国际组织总裁和赛珍珠故居博物馆馆长获得的一手资料,以及在赛珍珠故居和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搜集到的有关赛珍珠的来往信件、作品手稿、出版合同等以及当时报道、刊载赛珍珠作品的报纸,家庭成员间的贺卡等宝贵的原始材料,从中国文化对赛珍珠的熏陶、中国传统哲学对赛珍珠的作用、个人语言能力的条件三方面探求其翻译风格形成的原因。针对认为其译文过于直白,甚至是“死译”“误译”的负面评价,为其翻译“正名”,使读者重新认识她的翻译作品,重振赛珍珠作为翻译家的地位,探求影响译者风格形成的历史、个人因素,以期建立译者风格研究的立体化新模式。

第三节 研究方法 with 范围

目前,翻译界对译者本人的关注逐渐加强,例如对于译者的潜意识、思维模式和主体性等问题的研究。但在有关译者的研究中,对原始资料的运用远远不够,即使在不同的研究框架中,也无法找到大量对译者个性、风格的实证研究(Tirkkonen-Condit, 2000: 141)。研究从事文学翻译的译者,其生平传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影响到研究的深度。现在人们已意识到搜寻更多该方面资料的必要性。但是所面临的两难处境是许多关于译者个人经历的原始资料是定性的,较为主观,不适合运用某种框架进行研究。对译者生平、撰写作品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发现其译作的许多真谛(Truths)(Delabastita & Grutman, 2005: 29)。通过这些背景信息,也能够了解到译者所处的矛盾、冲突状态。

卡罗尔·梅尔(Carol Maier)提出运用“洞察”(insights)代替“真谛”更为妥贴。据此,他进一步提出了有关译者的三种形式的经验材料(Maier, 2007: 6)。第一种形式为戏剧化作品(dramatization),主要包括小说,诗歌偶尔也可划归该范畴。作者撰写的小说、诗歌从侧面展示译者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这些作品体现了译者将个人经历、感情转化为文字的努力过程,同时能使我们洞察到译者的创作在语言、创新和创造方面的特点(Maier, 2007: 6)。这些作品也部分造成了由于干预引起的深层次的不适(Maier, 2007: 7)。第二种形式为纪实作品(non-fiction),主要包括关于译者的传记,不仅是指体现译者翻译习惯、面对工作挑战时的通常反应的信息,而且

包括能全面考察译者作为个体和社会群体成员的总体生活轨迹的资料,像译者的日记、信件、手稿等。特别是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后,媒体有较多关于译者的新闻报道,某些记者也会刊登自己与翻译人员交往的文章(Maier,2007:9)。第三种形式的经验素材为自传(Autobiographical writing)(Maier,2007:10)。在自传中,译者通常会叙述翻译对他们生活和创作产生的影响。神经生理学家在不久的将来或许能够扫描译者的大脑来描述与翻译相联系的大脑模式(Maier,2007:13)。

鉴于此,本专著本着历史批评观,将研究方法建立在因果模式基础上,利用在美国赛珍珠故居博物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手稿珍藏部搜集到的赛珍珠手稿资料,通过研究译者的文章手稿、来往信件、契约合同和译者的传记、自传对译者的风格进行探究,这也是目前翻译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而且,在运用赛珍珠的英语自传、他人所写的传记时,虽然不少都有中文译本,笔者均直接参考原著,引用之语皆由笔者自行翻译。抽取六十余个实例将赛珍珠的译本与沙博理、登特杨、杰克逊的三个译本,从“四字格翻译、谚语翻译、诗歌翻译、人名翻译、习俗翻译、服饰、兵器翻译、书名翻译和赛误译处”八个方面进行多元横向对比,具体分析赛珍珠翻译的特点;然后从她的传记、自传、演讲、他人评价等资料出发,基于采访和其手稿研究的结果,对赛珍珠翻译风格做整体的全面研究,多角度立体地探析赛珍珠翻译风格形成的原因;最后提出“译者风格的球体量化模型”。超越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摆脱两极价值观——倾向汉语还是英语的两极,正面评价、负面评价的两极,开拓译者研究的多元化立体模式,考虑翻译过程中译者个人的、社会的、时代的多项因素,做出客观评判,真正实现人类对美的多角度的无穷发掘。

统计软件能够克服主观评价的随意性,科学性强,清晰明了,具有说服力。赛珍珠的书稿资料较为丰富,她的来往通信、契约合同等史料,直接或间接记录并反映了其思想观点和所经历的种种事实真相,特别需要努力发掘和予以重视,它们是我们进行客观分析与公正评断的重要依据。中美两国以及世界范围内对赛珍珠的报道、描述、分析和评论,包括正面和负面的,都值得重视。

第四节 研究意义

赛珍珠女士毕生不遗余力地向世界介绍中国灿烂的文化与语言,为两种异质文化的对话与交融不断创造着条件。但是,中国人、美国人都曾经对这位中国文化的友好使者有所误解。曾有一段较长的时期,对于赛珍珠的负面评价多于正面评价,对其创作、翻译的批评多于赞赏。对于其译作《水浒传》,长期以来“死译”、“误译”的论调一直影响着人们,以致后人对赛珍珠的评价沿袭了从概念到概念的批评,极大地妨碍了对赛珍珠的全面认识与客观评价。因此,笔者✱通过对她的译作《水浒传》的分析研究,总结她的翻译风格,分析其翻译风格形成背后的“道理”,为其“正名”。

赛珍珠个人本身的经历就是一部充满神秘！的小说,这位具有卓越眼光的女性,值得我们来纪念和研究。赛珍珠的一生跨越两个大陆,丰富的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她经历了美国和亚洲国家的社会、文化重构过程。她经历了中国的封建王朝、诺贝尔获奖、20世纪中叶的美国民权运动。她主动或无意地参与了许多军事革命和意识形态的变革。在她的小说中,她不喜欢制造复杂的结构,喜欢使用由松散片段组成的情节,她的作品与那些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选定必读书目的学者的思路背道而驰(Conn,1996:xx)¹。正因如此,着眼于其翻译风格的译者整体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在2002年中国镇江纪念赛珍珠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上,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朱希祥提道,要使赛珍珠作品的价值得以再现,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赛珍珠及其作品,有必要进行一些具体的工作,例如“赛珍珠作品翻译、双语的比较(包括中英文研究成果的互译)”²。而纵观赛珍珠研究的文章专著,专门研究她的翻译的资料并不丰富。自2000年以来,讨论赛译的期刊文章只有58篇,博士毕业论文2篇,硕士毕业论文14篇,专门研究赛珍珠翻译的博士论文只有一本正式出版。对

1 本书中引用的彼得·康(Peter Conn)的《赛珍珠传》内容,皆由笔者自行译为中文。

2 朱希祥:《全球化语境中的赛珍珠研究》,许晓霞、俞德高、赵珏编,《赛珍珠纪念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49页。

此,早在2003年,姚君伟就指出:“关于赛珍珠作品,还有一大块似乎已经几乎为人遗忘了,这就是她的翻译。关于她翻译的《水浒传》,学术界要么鲜有提及,要么主要是为了分析诸如《龙子》这样的抗战小说,以说明其中的农民战士酷似《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姚君伟,2003:64-65)可见,学界对赛珍珠的研究尚有很多亟待完善深入的领域,有关赛珍珠翻译风格的研究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在国外专门研究赛珍珠翻译的文章也很少。当笔者问及赛珍珠国际组织总裁和美国赛珍珠故居博物馆馆长是否闻悉美国国内对赛珍珠翻译风格的评价时,她们都表示几乎没有。¹ 因此,本专著将进一步丰富该领域的研究,使赛珍珠的研究更为立体全面,充实丰满;同时借助译者的手稿、信件、传记、自传等史料来研究翻译风格,从一定程度上完善译者风格研究的模式,开创新的研究思路。

第五节 本章小结

本专著针对前人认为赛珍珠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乃“误译”“歪译”的评价,试图为赛珍珠的翻译正名。抽取实例分类将赛译和另外三个平行译本作对比,总结赛译的风格。本着历史批评观,运用因果模式,分析赛珍珠翻译风格形成的原因。将译者放在所处的时空背景中进行考量,摆脱以“原著”或“译本”为中心或以“译入语”或“译出语”为倾向的传统翻译研究模式,以“译者”为中心,以事实材料为基础,分析译者风格的特点并探究译者风格形成的缘由。

¹ I: As you know, Pearl Buck has also translated a Chinese novel *Shui-hu-zhuan* as *All Men are Brothers*. Have you heard something about her translation? J: Not at all. 参见附录四:采访“赛珍珠国际”组织总裁珍妮特·明泽女士(2008-11-14)。

第二章 东西双视:赛珍珠的双重文化身份

第一节 赛珍珠的双重文化身份及起源

一、赛珍珠特殊的文化身份

赛珍珠用《东风·西风》命名了她的第一部小说。“东风”“西风”出自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从书名我们可以窥见其人生经历。赛珍珠的父亲是派往中国的传教士,赛珍珠自幼在中国成长。从小,在她的意识里自己生活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以中国和美国为代表的东方和西方两个世界。正如她后来在自传中的回忆:“我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生长——一个属于我父母,狭小的,白人的,长老会的美国人的世界;另一个是广大的,温馨的,欢乐的,中国人的世界。两者之间并不相通。在中国人的世界里,我是中国人,我说中国话,举止像中国人,和他们吃一样的东西,分享他们的思想感情。在美国人的世界里,我则将两者之间的门关上。”¹赛珍珠不_只两个世界处于冲突之中,因此“将两者之间的门关上”。她幼年需要自己学习欧洲国家历史文学,但是这些国家与她生活的世界似乎没有任何关系(Buck, 1956:18)。在幼时教育中,早晨她学习母亲布置的美国教科书中的章节;而下午接受私塾的儒家学者孔先生的教导,因此在精神层面形成了“双聚焦”。这是一种特殊的情感,赛珍珠的这种两分情景类似于美国黑人感受到的“双性”(two-ness),这种“双重意识”(double-consciousness),始终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待自己,以一种俏皮的鄙视和怜悯通过整个世界的“录音带”来衡量自己的心智和灵魂,她

¹ 见原文: Thus, I grew up in a double world, the small white clean Presbyterian American world of my parents and the big loving merry not-too-clean Chinese world, and there was no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m. When I was in the Chinese world I was Chinese, I spoke Chinese and behaved as a Chinese and ate as the Chinese did, and I shared their thoughts and feelings. When I was in the American world, I shut the door between. See Pearl S. Buck, *My Several Worlds*, New York: Pocket Books, Inc., 1956, p. 11. 本书所引用的赛珍珠自传《我的几个世界》中的内容皆由笔者自行译为中文。

始终感觉到这种“双性”的存在(W. E. B. Du Bois, 1903, 转引自 Conn, 1996: 24)。

这种双重身份,有时也使她陷入苦恼之中。从幼年开始,她在两个国家都缺乏归属感,“生活在此世界中,却不属于它”,仿佛在两个世界中都是局外人(outsider)(Conn, 1996: xiv)。她始终不确定自己属于哪个世界,是否的确有属于自己的世界(Conn, 1996: 24)。赛珍珠作为一个作家的声誉亦时常受惑于这种双重身份,身为一个美国作家,却时常写的是中国人、中国事,她因此长时期被中美两国的文学、史学者“遗忘”着。而从某种程度上看,赛珍珠也正是齐美尔(G. Simmel)提出的“异乡人(the strangers)”¹。异乡人由于保持了与当地“既远又近”的距离,异乡人能够更加客观超然地洞察本地的风土人情(成伯清, 1996: 133)。因此赛珍珠在描写中国的风土人情时,能够更为迅速、深刻地捕捉到本质特征。赛珍珠在自传中剖析道:“生活、成长的世界使得我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别人经常这样对我说,这是因为由于经历和天性,我不可避免地看到每个人的另一侧面。”(Buck, 1956: 292)东西方的两个世界有时对她来说是一致的、融合的,有时又是迥异、分离的。1934年回到美国定居时,赛珍珠说,她和一般的游子不同,他们有时离开自己的国家漂洋过海到一个陌生的国度,而她是在异乡长大,将陌生的国度变为了自己的祖国,而后半生回到祖先所在的国家(Buck, 1956: 343)。

回到美国,居住在绿丘农场时,她有时又感到中国人与美国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她在自传中对中美两个民族的相似性有一段精辟的总结:由于都是大陆民族,中国人、美国人都习惯用空间思维来思考;中国人已形成了一种自然主义,而美国人正在努力达到这种境界;对中国人来说自然主义的人生哲学使大家在生活中面对生老病死等事件都泰然处之,不会恐慌、不会艳羡,一切都是简单自然的事实,没有新的变化,因此当获得诺贝尔奖时,赛珍珠喜悦、感动,却未被赞誉冲昏头脑;另外,中国农民和美国农民在迷信方面的表现也是相似的,特别是对神的态度;中国人和美国人都热爱自由。“而伟大的祖先看到了两个民族的相似,派出她的探索者来到中国,带回证据。这位使者就是赛珍珠。”(Buck, 1956: 344-345)当她回到美国后,虽然已经离开了中国,她依然密切关注中国发生的一切,因为中国将永远是她

¹ Donald N. Levine (eds.), *On Individuality & Social Form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